#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五十五目錄

李歆

對社中木鳩朔望秩酒判

李杭

對樂請置判懸判

李希定

對丹書判

李農夫

幽蘭賦

李雲卿

李容

## 興國寺碑

原夫大道沖元皎三嶽於祕象眞（闕一字）寂滅窮四諦於宏津故知化（闕一字）天中證涅槃而（闕一字）解神遊（闕四字）劫而（闕一字）因緣寶介福而無量寄花奉佛功猶未泯福不唐捐是知教自東（闕二字）雲雷之化（闕一字）道光南土（闕一字）極樂之門巍巍乎（闕一字）將聖之迷路蕩蕩乎扇（闕二字）之無珍乃使四地不住二景無停推律管以（闕一字）年轉玉音而同氣有靈

之闕一字莫貴於人人倫之重莫先於孝今有清信佛弟子
上谷郡闕二字成公曰思闕一字周公之允緒奕葉相承更有
志成承公曰闕一字生闕一字同闕二字一堂生居徐部皆是種
植闕二字識苦海之難闕一字知法船之運已早覺火宅以闕一
字焰闕二字之闕二字也不才闕三字之門諸宣考取藉其詞雖
閒人闕一字陵雲闕二字童闕一字之闕二字思闕二字賈闕一字於詞
林冀闕一字伐之闕一字芳保介福而無量遂去闕一字九載闕一
字日闕二字忽蒙寐闕四字境施伽藍地一所號曰神化又建
立神碑闕一字造阿彌陀佛一軀上元闕四字安樂天下廓

清師僧父母常保康闕一字見存眷屬闕二字十闕一字七代先
闕四字其碑乃直匠刊琢藻繢瑩然立岌乎狀蓮萼而闕一字
雨露璀璨乎若闕一字山而控瓊樹其龍也莊嚴煥然暉赫
曜闕一字即得闕三字輪復闕一字爛闕一字之眼眩思之意亂其
像乃光明赫奕闕一字弊衆星其地也左望連青之闕一字右
眺任城前林滕阜却闕一字敬夫其時信仕闕二字咸曰闕三字
人傾邦俱稱闕一字大乃爲詞曰
古照三空闕一字元闡寂智度闕一字普闕五字中貞闕一字孝闕二
字闡造像建立闕二字同闕一字共一三界聊芒四大成虛取闕三

李容　李膺

（字）

貞心未餘（闕三字）海入清淨廬三乘一合不住（闕二字）其二（下闕一字）由（闕一字）易谷陵無恒匪（闕十一字）妙法眞能天（闕一字）地（闕二字）相常存（其三）

李膺

斷僧結黨屠牛捕魚事由判

違西天之禁戒犯中國之條章不思流水之心輒舉庖丁之刃既集徒侶須務極刑各決三十用示伽藍

李漼

華月照方池賦（以凝素光淨寒水爲韻）

天開圓月水淨方塘月則桂華初滿水則蘋風不揚徘徊
委照瀲灩交光素魄將臨合浦之珠乍吐清漣同映玉壺
之冰始藏契禪心之寂寂發郢思之蒼蒼何玆景之逾麗
信終夜之難忘況乃萬里澄埃三秋罷霧始曈曨之啟夕
巳蘅淪之納素前臨不測姮娥下入於河宮永望長空明
鏡上騰於天步碎蟾影於龍鱗之浪混瓊華於雪毛之路
天泉合而益空毫芒鑒而必具故夫秋以爲節氣以宵凝
紅蕖落而渚淨白露降而波澄泳之游之始方舟而取翫
今夕何夕若乘槎而上升豈獨發清管滅華燈思淒切於

阮戶光漾蕩於玉繩而已哉觀乎麗天者月習坎者水水以柔而居月以輝而垂美一鏡合而內外澄鮮雙影分而上下相似鷺夜聲於鳧鵠鋪皓彩於蘋芷規沉泉底豈魚目之能倫勢出波中乍洛妃之可擬異乎纖纖樓上的的雲端未若麟不鬬於天宇魚不驚於釣竿冊蕩瀁而烟空轉麗風淅瀝而桂影生寒佇以取鑒適夫情性寂以喻道斯道也逾深邑以喻空其空也逾淨故體上善之爲德中含光而不競旣彰元教之樞用播詩人之詠

李曾

## 山川出雲賦 以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爲韻

天地爲大不能獨生山川通氣然後化成故雲者氣也感時而先出雨者施也憑雲而後行亦由將有邦家神必生其賢智獲其輔佐化乃洽於文明且觸石爰分陵空可覩雜峯巒而勢逸奇狀掩山川而氣騰雄怒變而可大隨風散以飛揚用而有成從龍作爲霖雨因知雲之將出合君臣之道賢之將來爲帝王之輔所以神致命於開周岳降神而生甫者巳天不我欺雲出以時濟旱災而有望播膏澤而無私則臣旣在玆君當以維黃彩有豐年之驗青光

表舉賢之期豈獨郁郁紛紛合嘉氣以成慶朝朝暮暮向陽臺而有思其爲體也且多其爲狀也難及舒則杳冥而無際卷則涓浹而並入況至帝鄉而散城邑隨葢狀以徐轉對陣影而遙集君無謂輕虛而不真君無謂悠揚而不親有以通天地而爲化有以合陰陽之至神與道興滅隨時屈申爲君重陰覆萬人於炎暑爲君載雨滌四海之埃塵蔽虧窮巷遶山扉以升降迴旋翠幄拂仙家而緜邈應賢爲瑞願浮邑於洛川改容非烟冀騰光於崑岳

李歆

對社中木鳩朔望秩酒判

甲旅食於人飲三爵行見社中木鳩鬬嚴駕而去因告主人謀殺又景朝朔望所由供秩酒不如法

甲常寄食同韓信之未遇景朝朔望拘孔光之暮年王者優賢仍存几杖之禮主人愛客遂陳觴酌之儀三爵初行未應醉止上樽有闕罪即司存既而鳩鬬社中華佗於焉辭去醴酒不設穆生所以言歸非養老之恩有虧乃起訟之徵斯驗害人無兆本非謀殺之條供秩乖儀須遵賜養

之律罪歸酒正請送士師誣告主人應科反坐

李杭

對樂請置判懸判

有州申百姓皆好𢢔縵都不識雅章以不能易俗請置判懸供釋菜賓社之用使人觀習者以爲非所宜言不爲聞欲科罪訴云州將鹵簿見著令文且方古軒縣爲降已其置之何過

樂章修設國風式備延陵聘魯覓辯興亡之徵魏絳和戎始受歌鐘之賜干舞有序上下於是協和金奏克諧陰陽

以之交泰所以考性情之不忒質鬼神之無疑靖俗調人比物適節雖擊石拊石萬物必諧於大雅而不識不知百姓尚迷於古奏然而古今異制沿襲匪常阜蓋朱軒按國章而有著奏籥振萬徵古禮而斯易學操縵於雅曲乃大輅之椎輪感頌漸音行當易俗何必引軒判之制操賓祭之儀非所言焉象刑之典宜及古之制也鹵簿之例徒施

李希定

對丹書判

甲以經多謬乃自丹書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

門外其親友（一作觀友）摹寫者日千餘人兩京尹以

其聚眾皆之詐稱有故

去聖久遠微言將絕人用其私各安所見闕文不及大義已乖非有獨見之明誰解僻儒之患甲總覈六藝研精百氏紕繆必考朱紫斯分既祖述於魯儒升我堂矣自光揚於漢策職爾之由竹簡之書且或朽蠹金碑之字道茲鐫刻魏文典論起列鴻都揚子元經虛傳麟閣觀者如堵且聞紙貴將萬古而不刊於千兩而何有京尹之罰其或病諸既無索於杜季庶息感於甯越

李農夫

幽蘭賦

蘭之猗猗宵宵其香遁世無悶抱道深藏不以無人而遂廢其芳磅礴冰霜之際虛徐蕭艾之場揭之揚之於古有光不采而佩於蘭無傷豈膏黍之為用也必焚必割珠犀之畢通也必剖必絕雖佩玉而垂紳亦吐哺而握髮

李雲卿

京兆府獻三足烏賦以平上去入周而復始為韻

杲杲靈烏萃於神都耀彼殊彩呈茲異軀拔拂四氣翱翔

九衢聆祥鸞之止棘慕儀鳳之棲梧瑞表孝紀名標祕圖將有感而必集豈獨殷周與有虞覩其降自日域戾於天府音諧雅頌動中規矩頡頏其質差池其羽步芳草而三趾徐來遡祥風而六翮微舞珍奇莫測觀者如堵諒茲禽之禎祥告我皇之福祜於是羅者旣獲虞人是薦貯以瑤筐登於玉殿凝睿想迓神眄孤飛砌上似於雲際而遊獨立君前疑乎日中而見聖情不極念茲莫黑彼應感而至我有道而得狎以馴擾安其棲息夜啼玉壘聲雖入於舜聰曙喚瑤階心豈知夫帝力不然者曷足以昭我皇之元

化表吾君之恭默是知國將昌則降而爲祥政或缺則歸彼扶桑天道不昧神心孔彰豈有情在於斯烏固靈應昭乎彼蒼穹闕二字之旨旣集吾君之福祉與天地而終始儻不翦其毛羽願長飛乎帝里

李令琛

對書史百家策

問卦分江使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紵禮樂而齊騖斯並懸諸日月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奔競有慚屑玉之

化無異雜鉛之實請用於火恐招傅奕之譏將扇其風復爽芟夷之義二塗交戰一爲解環百兩之篇孰關其善七分之術孰著其能誰求天下之書誰決冢中之籙識二簡者何子覩四轍者何人京兆耆舊之篇起於何代陳留神仙之傳創自何人誰先孝子之圖誰首逸人之記倘無設於雕棘將有薦於拔茅

對日月經天星辰助其明耀江河紀地畎澮資其廣深俱麗於乾綱同歸於坤軸況六經既出百子並騖萬卷五車七畧四部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雖非全璧之珍亦是連珠

之寳當有求書之官遠探禹穴近聞汲冢之文具修蠹簡或陰陽不謬朱紫自分仲任叢殘之議並非通論稚川翡翠之喻實得大方豈重以芟夷加之翦截敢申直筆以塞異端則有百兩之篇張霸所善七分之術京房獨精陳農訪天下之書荀勖決冢中之策識二簡者束晳覩四轍者穆王京兆耆舊之篇創於光武陳留神仙之傳起自阮蒼劉向修孝子之圖梁鴻首逸人之記謹對

李善感

諫作奉天宮疏

自古帝皇莫不以登封告成爲盛事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甲歲馮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矣

李孝言

對私雇船渡人判

洛水中橋破絕往來渡縣令楊忠以爲時屬嚴寒未可修造遂私雇船舫於津所渡人百姓杜威等連狀舉忠將爲幹濟廉使以忠懦弱不舉

職事以邀名欲科不伏

曲洛圭壓交風鼎邑途開九達城控八關積溜澄雲王子吹笙之浦驚湍落日馮夷剖蚌之川衣冠之所往來商賈於焉交集所以亘茲星柱架此虹橋疑海上之浮黿似天津之飛鵲誠合因人啓塞隨事脩營豈可使曲岸前崩危梁中絕驚波淼淼却停流水之車急浪悠悠翻擁桃花之騎楊忠莅斯劇縣輒樹私恩不遵十月之規有損二周之化造舟之義自有公營浮航之機詎宜私雇道橋有闕懦弱可知請依直指之科寘以曲從之坐

李仲雍

對觀生束脩判

庚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算生例徵束脩訴云蓋伎術不可爲例必其抑納遣出幾何師曰算之伎術生終不伏

仰乎天文用察昭應辨彼雲物以知休祥矜術數以分官列保章而命職庚以幽微可尚精妙希探躡梓慎之陳迹採劉向之故書補職觀生扣鐘師業銀河宛轉瞻一水而初分玉漏蕭條齊七政而寧察業則未就師何有言且束

脩自行誨無倦矣六藝有數算其異歟言生合有爽修短
算不同伎術始和昭布甲令明懸請從多少之差方定是
非之理生之不伏愚亦謂然

李靈光

對學歌元宴判

得景學歌元宴多肉好之音人告非時

圓首方足戴天履地稟陰陽生殺之氣有喜怒哀樂之心
舞所以節宣禮容歌所以吟詠情性故端木發問豈盡師
乙之節薛談學謳未窮秦青之技才有用捨命有通塞滄

浪水清不行南楚白石山爛遂感東齊窮者或歌道固難廢惟景所學應有攸歸微妙之音雖聞是習貞俗之禮亦復懸殊悼彼元宴之辰宜暢清都之奏紫芝仙客揭雅曲於重元丹洞羽人吹眞聲於倒景聆彼肉好奇殊骨閻既非慶雲韶夏之作又匪白雪陽春之調睽彼嘉會乖兹正聲人告非時雅符通典

李處仁

虹藏不見賦 以陰陽所陵故結伏之爲韻

虹在東方小雪而藏貫日之形莫覩彌天之象難詳居曖

昧之中光而不耀入混茫之裏闇然而彰表天時而無云其候順寒暑而不愆於陽眇望遼夐窮覽洲渚邈不察其形容何以知其處所見飛梁之跨水髣髴猶疑望慶雲之在天依稀延竚豈不以晦明有日隱見有期寒節方來斯則潛雖伏矣清明如到終當出而見之闕乎渥彩蓄以雄姿類成文隱霧之日同衣錦褧裳之時眇眇天末悠悠雲路御座之祥不逢美人之號難遇冥蒙向晦徒欲想其爛然杳靄藏輝孰能知其去故究得啟閉之道以明天地之心憐彎環之挂空猶隔層碧思紆餘而飲井當阻重陰不

測之狀難狀無形之形罔尋若夫風雲尚慘我則隱蔽而知藏陽氣未騰我則炫燿而不結亦有霞散成綺雲吐如繒曷若拖軒之名將順時而出没迴館之勢每應候而升陵至哉終取貴於彩章亦何慚於小畜孕明於烟霧之際誰辨輝光混迹於沉埋之間難呈紛郁事同嘉遯道叶攸伏虹兮虹兮何當灑其霢霂

李子仞

傷斃犬賦

何仲尼之仁智雖敝葢之不棄憫畜犬之將死恐肝腦以

塗地豈不以其守禦之功多惻隱之情至況歲年馴養倏忽非命生而効能死不因病分以身首委其陷穽我誠拙於人謀彼何傷於物性雖無衛生之智且有天然之識出其門吠非其主知其愛搖尾求食傳尺書而致遠逐狡兔而盡力信聰慧之兩兼亦忠勇而何極原夫萬物莫不以智遇禍以材喪身象以其齒龜以其神蟬得美蔭而忘已魚貪芳餌而挂綸由此言之莊周達者老氏至人吾將師之養素全眞

馴猿賦

節彼南山究出人寰天分翼軫地界荆蠻標奇峰於海上
置高嶺於雲間千林蓊鬱萬壑幽閒蓄霧藏烟信洪爐之
造化匪朝伊夕即元猿之往還爾其秉質元造游心遠峰
徹三聲於谷靜藏萬影於山重聯緜綠竹牢落青松其捷
難紀其居易容不衒文章輕霧中之隱豹豈矜變化戢雲
裏之非熊但恣乎任情之樂寧知乎有智之凶旣而列卒
籠山張羅竟野陣影開鶴雲光亂馬迫吳質之檻中驚楚
臣之箭下既歎拙謀還傷力寡踰峰越嶂宛辭岑寂之居
歷暑離寒欻就喧卑之舍於是屈猛從縶宛安順遊顧步

蘭砌因依蕙樓踴標影之高下挫人心之去留載馳載驅異追風之整轡或驚或躍同在水之銜鈎日潛餘巧空長孤愁悲夫自貽伊戚信美非珍雖徘徊於厚養終惆悵以勞神夜廡幽陰憶南隴之吟月花朝明媚想喬林之弄春未屬放麑之憋且從飛雀之馴已矣哉樂鶵以鼓載𩙿以車固不如深林之棲息窮谷之虛徐諒物性之同此希達人之鑒諸

李純甫

華嚴原人論後序

草堂禪師佩曹溪心印註華嚴法界觀疏圓覺經又恐其理甚深世俗未辨著原人論而學者猶苦其難入蓋唯心之旨非自悟者不能信受也後三百歲白衣弟子李純甫又作睡語題其端云如人初夢一刹那頃根身器界異類衆生一時頓現種種各別一念力頓成就具足無量境界覺人呼覺始知夢中元無我人衆生壽者諸相亦無地水火風等物畢竟虛空唯依第六意識以爲根本然則覺人所見山河大地十二類生幷自身相唯依第八業識其理曉然無可疑焉有大覺者開說眞空始故長夜宛如大夢

等無有異儒者道家夢中說夢未知是夢復有旣知是夢戀著夢境不知覺寤佛爲世人開說人天乘復有旣知是夢厭惡夢境不知睡眠佛爲是人開說聲聞緣覺二乘復有旣知是夢故無戀著亦無厭惡寤寐自如佛爲是人開說菩薩最上大乘於大乘中復有未知夢由妄念而有境界佛爲是人說法相教復有未知本無妄念夢境亦空佛爲是人說破相教復有未知夢中之人即世覺者佛爲是人說顯性教故知衆生本來成佛初發心時即登正覺示起於座便入涅槃原人一論即覺者之一呼也釋其首尾

大畧如此法同寢者應如是觀

李瀚

對請益不退判

戊侍先生視日早暮不請退鄉大夫責之詞云

方及請益

書稱敩胄禮貴來學問一之道式昭在三之儀斯著戊行敦素履行列青衿懼扞格之無誠誠恍達以自制滿籯不顧方欲期於俯拾重席擬登何敢遽云請退然先生在位侍坐有儀目合發問以條使師逸功倍何得請益無節致

視日久仲雖涉進德之端其若伏膺之道鄉大夫之責是謂知言門弟子之禮不應飾說息焉有故邊生且放嬾眠懲之勿深竄越豈宜鞭撻請舉坐罷之罰式陳鼓篋之誡

史裒

上李中丞書

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幕塵忝下寮而擅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審裒豈非知禮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馬塵十有三載盃酒歌詠久蒙提攜未省覺有差失中丞因賜賞鑒辟書府及陪接萬里星霜二年正當策名

之時豈願固有千觸此蓋命之韋陷一至於此實非常情之所料也豈非十二年間東馳西走肝腦塗地竟無所成鬢髮班白幸逢推薦恩命垂至自貽顛危昏昏薄言罔知攸處豈非命矣豈非命矣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酒未嘗不三思其過似覺體中有酒亦哀請矜量既對衆賓復不敢苦訴俄而迷亂乍合若怪魅以憑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剝中丞縱寬以萬死甚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即引決者伏念累世單緒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之兒息封樹何日先靈靡安痛此纏迫乞哀殘喘今覬

翦首髮自爲毀責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旋旆之日願隨一卒步走後塵洗節布誠以期他効伏願少垂舊恩戀戀故人無任憂悸感切之至謹投書閤下荒辭無序萬不申一仍憑押衙口哀謝不宣萇再拜

史澈

對卒史有文學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已上謫多者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旣敘功而論德將按名以責實眷乃

卒史實惟王人爰從推擇以膺明試同馬遷之有論望絕為鄉異鼂錯之登科才非一作毋掌故進取棄於梟短擇先得於黽長雖漢制四科先於德行而孔門十哲稱以文學求之者何方倚相之能讀有司奚失俾平津之下第且一言體國珪爵斯分片善不遺草萊靡滯薄言之訟功令式昭舉事之愆有司彌遠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五十六目録

呂指南

太常觀樂器賦

呂巖說

靈茅賦

褚寶

偃伯靈臺賦

曾唐客

對男加布首縣宰倉漏判

杜頴

#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五十六

## 許景休

### 對立春設土牛判

得宜春縣門外各隨方色造牛耕人州司科不應爲訴云春前二日

元陰方窮青律肇起霜歸寒雁露洗春冰是以星駕方迴知四時之代謝歲行更始識五行以爲法甲以名忝令長頒政邑人固合酌規前經考禮中典將以助養生物叶贊歲時然而固陰冱寒王者以磔雞送節違陽遵禮主司以

土牛迎氣所爲雖合於典則方色頗乖於禮經訴以立春之前雖有近於月令若以隨方之色誠可寘於秋官州科典刑竊以爲當甲將妄訴罪實難逃

呂務博

對鑿井獲鏡判

鑿井得古鏡不送官司鄰告違法

乙既鑿井將開射鮒之泉欲施繘瓶已獲盤龍之鏡清源初鑿疑菱花而始成玉甃將升似明月而飛出寶匣藏而晦宇美人拂而生光王濛覽影已堪自愛秦嘉贈心歎惜

何極眷言此得誠所珍奇爰令送官不惏於下誠亦允當固無所疑卽以鄰者之言寘乙之辜庸人陷法只堪矜憫請寬於乙將謂恤刑

呂令則

河隄賦

水以潤物飛渠載舟居信順動法謙處柔朝滄溟以委輸習坎德以安流善利爲水涵育乎萬族極深不測灌注乎九州壅之則有備無患決之則致敗爲憂先設其防以遏奔潦興版築護衢道惟精惟一是經是造其畚鍤也齊叫

以雷震其揮鍤也連刃以霜皓矗長隄其若雲岌修岸其如島何固護之克壯息奔突以永保旣夾植於菱蓮又貫緣於蘋藻雖興役賦而一勞永固牛馬由其望辨樓船可以逕度清深鏡澈時升曳尾之龜左右人稀每帶銜魚之鷺行旅於是乎無虞耕耘於是乎知措夫水可以爲人之利隄可以防水之溢隄修則中國無憂水敗則下人多恤亦由人之爲政政成人逸政或不成姦詐以出則河隄之義取類非一可以合人之安危可以喻政之得失凡百在位愼乃終吉別有沉淪戒忤漂搖衢術幸登涉於河隄冀

霑濡於瑣質

井賦

體羣物以舉要多井功之大成灑元氣之洪液翕泉源之
至精巽下坎上創庖羲之畫象錨壤畚土喜伯益之初營
澹其味澄其清同不變以育德履剛中而葢平汪濊津潤
兮物得其利沃盪盥漱兮人賴其生是以養而不窮則取
之而逾出止而有分即舍之而不盈故啟幽人之三徑首
先王之五行若乃寒漿是汲美人至止玉甃駢固銀牀沓
起轆轤宛轉以旋目素綆逶迤而度趾羅袖互引扇皓腕

而生香金餅數傾曲纖腰而貯水雖騰突於溜源不混淆於泥滓汔至而繘瀉已就猶尚潛聲而駭耳濯之既潔漱之則美何自下而汲上與溪壑而殊旨故其旁搜詭迹遐評殊見土精攸出惕羵羊之怪奇缺角已沉鬱神龍之氣變金邑化粥山形留殿源洞德陽之兵勢匿江陵之縣秦分星聚邛都火煽漢皇欻應於雲飛葛公一窺而電烻斯故潛悋之所蓄洩吾不可得而言遍徒美其括坤之靈包坎之德往來井邑用之不忒秉虛澹而能施守卑靜以自得終勿幕之有孚保元吉而無慼苟在時而不泥庶當渫

而見食

義井賦 并序

鑿地生泉之爲井施人不倦之爲義兼濟往來存乎惠也
置當衢路仰無私也皎鏡清虛尚其潔也三德既備萬物
是仰井乃無心義惟我謀當衢鑿井稱物平施酌而不竭
奉衢樽之化焉見義不爲恥也遇善莫書過也義既行矣
文在茲乎賦曰

夫地脈伏泉天文垂井式觀象而遂鑿雖暫勞而功永深
不過於數仞用有要乎萬頃風動無波物對生影勁陰殺

節挹之而彌温炎旱蒸天探之而逾冷况地接一都之會邑居狭俗之境川流雨驟車馬於焉往來風舉雲摇帝王由兹行幸魏主罷指梅之策隰朋息尋蟻之請豈非人有其願地不藏靈邑湛湛以天碧嵌陰陰而晝冥高風始秋泛落桐之一葉太陽既没映長天之數星因注水而暫盈縱改邑而常寧素綆下懸映垂冰之皛皛銅缾上汲滴淺溜之泠泠清泉既汲白日可見豈獨兼濟行李抑亦取給兹縣隨所求而皆足豈有殊於貴賤若乃連巖之曲閭閻之前雨晢環合生其上露桃蓊鬱植其邊殊李氏之有缶

異疏勒之無泉入夜雲開涵長河之短直向晨霧歇映大天之小圓玉甃護崩誰識下無禽矣銀牀防墜不聞中有人焉乃有去國征人奔星驛騎或注情於故櫪或銜悲於遠寄飲之則長鳴而忘其苦辛酌之則充量而欣其普施雖一勺之蓋鮮亦懷恩而感義缾之罄矣既虛來而實歸爾牛來思亦滿腹而受賜故知理邑者賢濟人者井揚聖人之道用而不竭守君子之德澄而彌靜鑿飲忘帝王之力汲用嘉仁明之境儻見惻於莫食庶微功之得省

## 太常觀樂器賦

客有遊於太常者叔夜才貌長卿文雅歷階陛之間目瞻楹之下彼美聲奏諒先得而聞焉繽紛器物復可令而觀也絲竹畢備匏土俱陳混季氏之八佾擬梟人之六鈞瑟旣稱趙箏還號秦伐修竹於嶰谷來浮磬於泗濱羽蟲畫之也可以成鳳翮鱗蟲刻之也可以作龍脣物以古今不可識代雖殊兮亦可珍豈直有斯而已哉徒觀其廣廈駢闐修廊逼側蘊今古之殊號被丹青之異色貫路鼗鼓干戚羽旄斑彬翕赩巨萬盈億文墨者莫之而記言談者罕

之而識嘉夫貴賤攸重華爽是欽舜湯一舉而進韶頀荒隅一奏而成休任君徒見雕瓊鏤玉之餘彩殊不聞宮商徵角之奇音及夫金皋氣變珠樓春始煌煌帝庭濟濟卿士五樂具奏八音俱起惟斯器之有作備無為之燕樂紛綺靡之容裔混魚龍之交錯金木羅張厥用匪常施之於國則政其攸敘饗之於廟乃神其降祥舞青田之唳鶴儀丹穴之鳳凰諒鄙人之譽思固難得而備詳

呂巖說

靈茅賦

有靈茅之繁育稟堪輿之粹晶間叢薄以孕彩候韶陽之發生與百卉而同氣擅三脊而異名採纖條以爲族拔連茹以彙征延蔓亭皋鋪敷原陸白華霜淨翠莖雲沃雜春澗之長松亂寒潭之明菊不剪彰帝堯之儉緼袍識子路之服若乃薈蔚匝地低昂順風或結根於江漢之澳或蓄茵於嶺岫之中挺芳心兮蕁蕁吐修葉兮叢叢煙霞之所蕩拂昆蟲之所翳蒙納日月之光照資雨露之霑融東帀驗左生之術南征紀周王之功嘉此物之爲用蓋今昔之攸同至若錫履於齊俾侯於魯頒容衛之所藉實禮儀之

攸覩純束美夫詩人縮酒貢其任土宜有意於遺芳諒無替於終古茅之爲物也賤尚見采於先王士之所貴者道豈敢昧於文章慕朝宗之涓滴對詞林而抑揚若邦國之是賴希寄心於棟梁

褚實

偃伯靈臺賦以時成泰和伯義悠久爲韻

偃伯師節也國家武成止戈文致皇極小宗伯樂之廣有命賦

國家執道紀酌天和敷皇極以協德作武成而止戈由是

天子居穆清之中念康濟之策乃訊元老禮鴻碩愜至道以垂裕議靈臺以偃伯且以韜五兵屏三革服仁義以爲壁壘仗道德以爲矛戟俾其庶績咸熙百工惟時弓矢載櫜詎資乎司馬之法仁義無敵寧取乎丈人之師矧乎豐財保大之謂仁濟物安時之謂義義也者所以溥洪暢之德仁也者所以廣生成之施我是以却馬於糞車務仁於穡地然後頌大武歌由庚協神道以廣運致人文以化成以在宥萬物以厚利羣生則夫乾元貞坤元亨彝倫敘而太階平豈不以其遠至邇安有截無外却兩階之干羽頌

五戎以冠帶百神肸蠁以薦福二氣氤氳以交泰亦以播無疆之休昭有道之大固能協乎上下承以天休俎豆陳而五刑措干戈戢而七德修展威儀之秩秩卷旌旆以悠悠始欲登三以咸五豈徒歸馬而休牛尚矣哉茂祉之彰元德之厚㝠神明之所福宜配天地而長久偃師節於靈臺之上返淳風於混元之首諒遊聖而難知徒叩虛而責有

魯唐客

對男加布首縣宰倉漏判

得王甲散官八品有男將爲加布其首簪於堂

又尹乙掌縣倉漏三所斷徵銅自解職仰正斷

王甲迹厠九流榮參散冗尹乙聲高百里任總絃歌玉樹光庭早襲夢熊之慶銅章列位未洽烹鮮之術禮經攸設存乎冠昏人天所賴在於倉儲緇布有序三加之義式陳禮節其興千箱之積斯在過庭之訓教子未虧於義方作宰之規爲政殊乖於慎密矧茲卜筮迺撰良辰惟彼蓋藏旋聞弊漏於堂則有虧明禮墮職則須按常刑稽以三千詳諸五聽作醮陳其升降深謂合宜龜玉毀於櫝中誰執

其咎存禮無失於法有違存以威儀同仲尼之好禮輒求解職異淵明之去官加布未爽於前聞罰銅請依於州斷

杜顗

對天雨壞墻判

乙富家天雨壞墻其子曰不築且有盜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失其家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告之鄰人引其子不伏

雲蒸晝暝天雨滂降當此激射或頽圜一作環堵乙者何也而貨殖焉既得陶公之術有同宋人之富雖家惟四壁而

堂累千金當戒爾不虞宜納善人之訓何故爲誨盜不從幹父之情入門各媚信自負於知言黜或爲讐欲見疑於忠告引之爲證事則可憑訟之無稽法亦難設謂宜按記庶叶簡孚

杜環

大食國經行記

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瓌偉壯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

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姧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寛葬唯從儉郛郭之內里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一作木）爲廬舍有似中國寶轝每至節日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算數粳米白麪不異中華其果有褊桃又千年棗其蔓

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蔓一名沒匿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菶蒲孔反一名葜蘆茇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環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産也腹肚小脚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温土地無冰雪人多瘧痢一年之

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云米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米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灌漑一川其土沃饒其人淨潔墻宇高厚市鄽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直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柰遏白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飡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

菁蘿葍長葱顆葱芸薹胡芹葛藍單達茴香英薤瓠蘆尤多葡萄又有黄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為歲每一作首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苦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為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糴此糶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寛大有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

杜信

對襲代封逃判

丁長當襲代封逃主司以有兄不録其弟

夏分五等周開九命國庸人爵貽厥孫謀青土白茅將傳藥郤之室裘裳鐘鼎必襲金張之家丁旣慶積山河用光家國不聞必復之業旋有逋逃之讓榮命不顧同顏闔之鑿坏遁迹方來共丁鴻之蹈海一去鄉縣幾變星霜冀疇庸之有主在昆弟而可録不謂政也無二法不容私終使長襲代封沮元成之宏義幼而時棄允張純之格言

宇文暹

對附貫五年復訖判

景於會郡附貫給五年訖差隴外鎮並訴不伏所由以爲無據

瞻彼景也是何人斯逋逃故鄉離遏爾土苟不家食常懷旅遊比巢幕之未安如轉蓬之不定聿來茲郡莫厥攸居爰歷星霜載罹寒暑河源沙塞地鄰戎狄必資膂力以鎮疆埸惟景伊何當是役也自可有死無隕爲主將之先鋒結袵抽戈斷賢王之右臂不聞爲力翻事游詞孰有沐君

之恩食君之土偏蒙五稔之復不徇六尺之軀人之無良
罪宜從重當復滅鼻無或噬膚

尹程

觀秋水賦

乘秋日之遊豫縱奇觀於長川惟秋水之清泚宗大壑而
潺湲波浩蕩而不極影澄澈而瀰天波沉馬邑類眞人之
雲度岸迷牛影疑織女之河邊柳浸影而如卧蓱隨流而
似牵皛帶藻而聲𤅢魚亂流而水圓晴霞晚鋪如漢江之
濯錦夜月初上若銀鈎之映泉乃與斷金之好連璧之友

矜壯歲之紅顏怯衰年之白首效淡水之密契就河濱而置酒惜素節之彫荷歎嚴風之入柳況夫澄淡逶迤涵空寫淨符老君之上善同至人之不競處下不辭其垢濁攻堅豈難乎流盛星光夜照如臨剖蚌之珠菱影朝開似照盤龍之鏡爾乃長波澒洞洪濤泛溢晴天淨而空鮮夏雲臨而峯出照鄒忌之蕞貌鑒陸雲之笑疾遂有感於莊篇託微言於拙筆

趙宇

求元珠賦以道德非智求珠以貞爲韻

元者道之眞宗珠者物之至寶南華醜去聖之昏惑因立
言以探討將依物以見眞故假名以喻道豈不以精理冥
默妙體希微任元覽而自契運無涯而反達共趣於眞所
觀皆指齊驅於苟何適不非是以遺之者異跡得之者同
歸若乃軒轅之理蓋以心中正天下肥猶復築特室靜端
閑思瑩之而英華不泯懸之而日月齊輝於是捐聰塞明
離形去智兀然而心無所適漠然而體無所寄在宥而同
乎太和守靜而成乎簡易不自矜伐而人受其賜斯則不
違黃屋之間而得元珠之義豈同夫無脛而走有類可收

百金擬價徑寸無儔焉假物而則是在身心而自修搏之不得何謑詬之能致視之不見豈離婁而足求且夫珠以精眞比道道以圓澈比珠豈瓦礫之能雜固聖賢而不殊是以似之者將千里之遠照懷之者如三光而莫逾況國家騰凌羲軒鬱映文史重光累聖抱一而理自元元而得之傳我皇而未巳傳之謂何無爲是紀得之曷若徵賢選士契漆園之寓言悟元珠而有以況人能宏道道豈遠人體之則是任之則淳不獨遊於崑崙之側臨乎赤水之濱而在於彼獨得其眞夫珠之爲義豈只喻道亦以比德將

求價而不收同君子之否塞況其勞於翰墨握而為則懷恩欲報照乘斯得料明哲之深知冀投之而不忒

趙瓘

對旱暵判

設官分職體國經野風雨不時山川是禜眷彼新鄭地惟故韓歷代升平俗懷遺愛百里之任無製錦之能四時之愆之如絲之雨青青媚草卷書帶於槐壇灼灼鮮花發綬文於李徑密雲不雨徒矯首於龍星離畢無徵空舒誠於兔月其才不淑縣令寧假於鈞金明德惟馨尸祝勞神於

斬木州佐道優展驥法峻蒼鷹責其不藝之辜處以免官之坐愚謂直筆理合緘詞

趙撫

對省官員判

有司議户口減耗請省州縣百姓訴云州縣廢則所隸闊遠罷人益困請省官員

禹別九州秦稱百郡非無沿革屢有廢興苟損益之或差亦因循而是務頃者暫遇奸宄人或流亡軍旅是加荒饉仍及遂使黔黎失業喬木罕見於人烟井邑爲墟壞垣寧

聞於畎畝洎乎皇威遠被寰宇肅清頻霑利澤之私遂亡干戈之患省司以罷人是恤議廢置於州縣百姓以遐路告勞難駿奔於隷屬衆以減員是請或願取新官以省邑爲謀盡宜仍舊從人欲也無或違之

趙勵

秋鴻賦

若夫隨陽之鳥翩翩者鴻高飛晴日長鳴朔風乘秋陰於迥塞結陣影於遙空觀其羽翮聯翩出入寥廓念江山而猶遠犯霜露而無託昔年春去愛洲渚之芳菲今日秋來

值關山之搖落借如良人遠戍賤妾孤居帷屏曠望意息空疎路杳渺而無限心嬋娟而有餘憶紫塞之年盡怨青樓之夜虛莫不聞之者憤惋聽之者漣如罷迴文之織錦思繫足之邊書若乃明月宵懸黃雲晝沒牢落天地蒼茫溟碣行宛轉而初上影參差而不絕愁輕岱北之雲訝負遼西之雪既而南遊澤國北別沙場千里萬里懷稻懷粱強能鳴以取愛恐不才而見傷所願免虞人之矰繳得狎君之池塘者也

趙泉虯

對臘嘉平神位判

先嘉平之夕索室不設存神之位有司告其師

訴云小黄之過仰依禮處分

歲律仲冬寒生季朔尊狩而臨清祀因蜡而祭嘉平承八政之勞農暢四人之休息既而日沉西障月下南軒夜復清而多閑神將肅而是享主不存位祭則無依幽靈無地元酒何設如在之誠事旣驗於闕行虧禮之尤理合從於寘罪乃典職之有失事未一作曷可容瀆龜玉之將毁人何逃責有司推詰理一作妙合其宜訴非可憑庶歸常典

對助鄰婦喪判

得聞人有鄰婦喪自三日而不舉火乃力借凶事之給所以言黨人未獲因主斂爭訟官以先近後遠罪其不伏

鄰婦時命先秋生涯凋落四德之名尚在九泉之魄俄沉存既寡於周親没亦感於鄰義既而朱火不舉俯凶事而無從元墜未臨仰生人而何託聞人以蹈危爲意憂濟留心爰行博施之恩自合無喪之服論其主斂則親屬爲先語其科辜則聞人無罪

趙嘉昭

對贓賄判

河南縣丞張季昭貸官錢一千貫私用縣令王楷糾從枉法季昭云旣立帖取明即擬還不伏

御史宋沖斷爲眞盜

雷電作威先王以嚴刑斷獄脂膏不潤古人以從政立身故貪乃敗名子罕以不貪爲寶財悖而入疏廣以多財累愚河南帝城四方取則毗贊之職必惟其人季昭策名清時沐我元化不能獨峻其節有勵冰霜翻乃難滿爲心自

同谿壑況飛龍在運振鷺盈朝官材必孚名器無假不義而富聞夫子之有言刑故無赦著文王之作罰臨財苟得古則恥之陳力不能今也宜止黃圖貴令欲以枉法定刑繡衣御史斷為眞盜論罪既立文帖應有限期或即結刑恐成疑獄空仰九天之問慙無一割之能待詰事由眞之邦典

對流人降徒判

大理申去年流人恩降徒今徒會慮合免刑部駁制免徒罪此非本坐不許徒者寃訴

曼倩持法恭聞至理之名公閭在官雅得平反之績與其失善寧可利淫頃以澤被寰中風行水上象雷雨以作解自昆蟲而必及五流之罪恩降一至於徒年三宥之條會慮復加於清雪渙然無咎咸與惟新大理以慮合從寬雅符平典刑部以徒非本坐何太深文

馬貽

對教吏爲詬篇判

景爲守教吏爲詬篇得其書訖子弟所言以相告訐採訪使科其不能和睦於人辭云以散其

黨

閑邪存誠禦奸以德彼訓人者為政先之其有風俗未齊泉藪爲患共成黨與率相比周作法於涼且從權而救弊誰能執熱故逝濯以隨時惟景化俗臨人除患務本散落奸黨在三輔而尤異糾訴豪族爲一切之權宜同夫汙衣致偷問羊知馬類鉤距之能事物無隱情俾枹鼓之稀鳴人皆懼法既且違於從政復何恤於人言効廣漢之鉤箝聿聞操簡比國僑之刑鼎終見貽書既度時而立功亦反經而合義如肯綮之投刃乃豪猾之云鋤何八使之縱劾

在一晝而斯蔽

馬光粹

對科木作道判

當路多石所由科木作道科擅賦役

繕理通衢必遵時令蓋藏多暇農人務閑旣刋木以爲工亦隨方而適用於是取材深谷興役平人將肆力於夷塗必希心於公道馳騖由其克濟行李於是知歸何所虧違論其罪坐必情惟害物據法須峻刑名若功可利人撫狀猶宜獎應縣爲斷結理未融平請更下推使其無訟

馬子才

送陳自然西上序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潦滿道則馬如游龍清霜激風客衣無襦抱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待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渠渠款款厚撫以遺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鄰里鄉黨相悅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待贐矣寧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昵親俠友入室握手說無說有把酒

相別飲酣氣張有解劍而指麋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其有物視吾胸中耿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天地閒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舂而漸乃敢出門戶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手以往浩然無憂予固驚怪子矣果如子言予來春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焰焰者必子也夫

上官遜

松柏有心賦 以君子得禮歲寒不變為韻

觀卉木之庶類而松柏之異羣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挺千尺而恒冒雪淩雲抗高標於物外遠畁冗於代紛其幹則直其理則文驗受命於方地信無奇於此君於是載離風霜多歷年紀持本性而常茂抱幽貞而獨美太華之上森森映仙掌之峯台嶺之傍落落蔭靈溪之水經冬不改憐江南之竹箭乘春暫榮笑東園之桃李故見稱於前聖喻德於君子夫其勁節可嘉明心不忒實繁衆類生我邦國故將枝葉無隔於心源豈同橘柚有限於南北錯萬物以爲佐求其族而始得是以後凋之義久不刊於魯經有

心之言永昭著於戴禮吉士遠託或亭亭於嶺上山苗乍淩時鬱鬱於澗底雖彼此殊軌而榮華一體若乃背徂年當芳歲林烟乍卷秋雨時霽仙侶或遊隱淪常憩莫不對偃蓋以瀟灑仰仙雲而搖曳暢方外之遐遊滌樊籠之流滯若乃幽澗之側高岫之端葉離離而日來冬暖枝梢梢而風至夏寒不以無人而不秀又同美乎芳蘭至若大厦方構長材是求詣數澤訪陵邱遠近必度大小所謀有斯木之特達惟工倕而擇不重曰歲聿云暮兮何木不變惟松柏兮淩霜葱蒨儻有心之可嘉期君子之一眄

蔣諫

對教吏爲鍮箭判

景爲守教吏爲鍮箭得其書託子弟所言以相告訐採訪使科其不能和睦於人辭云以散其

黨

學以入官貞足幹事茍隨時而制法則助化之通方施於在公是亦爲政景忠而奉職知無不爲置以鍮箭方兹水器覩書記而察過託子弟以爲言冀乎擒奸固願黨與嗟爾人吏胡爲告訐未能反身三省而乃相怨一方不悛厥

心覆㤀其上使司急夫求瘼務彼澄清察以不能責其非當斯則小人難養抑亦君子何情顧禮義之不愆奚糾舉之能恤

蔣勵躬

對承襲稱狂判

甲承襲稱病狂有司按以爲妄

賞功行封父殁子繼義存昭穆理在宗祊夏殷以前罕詳斯制周漢之後咸用此途甲忝籍勲庸得參纓冕誠宜率德改行嗣先人之業翼子謀孫崇保家之道焉可忘析薪

之荷搆佯狂之謀內虧孝子之心外爽忠臣之節同衣裘而鮮食類接輿而欲歌必事等元成何替名家之譽情符孟縶不聞良史之嫌即按所司之科恐失惟輕之典待盡情僞方申斷割

景少遊

對里尹爲主判

乙妹無子寡而死請里尹爲主決曹掾科其違禮訴云其夫無族

乙妹三從靡依一志空潔榮落朝蕣魂棲夜臺生則事凡

義或遵夫歸妹死而誰主禮用行乎寡妻夫無執紼之姻里有主喪之尹雖親不可間義並連枝而事寧敢逾禮從異教決曹謬舉職我之由訴者有詞今汝則盡尚恐邑多匍匐之子家有不相之鄰未詳其宜莫適問罪

柳覲禮

對大夫采地祭判

得宗人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保章不供本職輒事左道人云采地所祀

天子建國法合掌於三辰諸侯立家禮許修其五祀非直

爲之糾禁抑亦辨其名物各有職守無相奪倫至如日月運行陰陽消息乾坤測度之法山川沉埋之儀葢存公道布憲於觀臺豈合私爲輒陳於采地宗人所祀正當左道之條保氏所陳深得禮刑之制